

粵港直通巴士太子服務中心

往返
廣東省各地



身分認同 與 建構他者

香港生活經驗中的中港關係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身分認同與建構他者：香港生活經驗中的中港關係

作者：陳智傑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拔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2016 陳智傑.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陳智傑。2016。「身分認同與建構他者：香港生活經驗中的中港關係」。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 引言

/ 文化身分與「他者」

/ 研究方法及發現

/ 香港生活經驗中的「大陸人」

/ 由發展機遇到社會風險

/ 「港漂」的生活經驗

/ 結語

/ 參考資料

引言¹

2015年2月8日，屯門爆發反水貨客示威；2月15日，沙田新城市廣場再度爆發反水貨客示威(《蘋果日報》，2015年2月16日)。3月1日，元朗繼續爆發反水貨客示威，衝突長達六小時，三十三人被補(《蘋果日報》，2015年3月2日)。一星期後，即3月8日，反水貨客浪潮不但未止，反有行動升級之勢，由當日下午開始，先後於上水、屯門、尖沙咀爆發，直到當日夜晚方告結束。在屯門，部分示威者更闖入商戶，直接大罵顧客、踢行李篋、阻止跨境巴士駛走(《蘋果日報》，2015年3月9日)。

水貨實乃平行進口(parallelimport)的俗稱。不同地方，有不同關稅，於是，同一貨品的價格可以有所不同。把貨品由香港化整為零帶往大陸，便是平行進口的例子。由於這樣的進口方式可以免除大陸所要徵收的關稅，港幣的匯率亦長期較人民幣低，「走水貨」便有利可圖。水貨活動本來不足為奇，可是碰上大陸長期有假貨及食物安全問題，使得大陸民眾對港貨需求甚為殷切。水貨圍城終於變成今日港人切身的生活經驗。

滿街的貨品、擠擁的商舖、肩摩轂擊的街道、人山人海的商場，藥房林立的局面、金舖過多的街道，連帶物價上升、租金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全都在香港人眼中視為中港水貨活動的「罪狀」。鑑於走水貨已變成損害中港關係的一大禍端，北京也得正視事件，在連串反水貨示威之後，一方面公然指責香港的示威行動過激，另一方面由國家工商總局局長承認水貨活動困擾香港，最終要在全國政協及人大會議商討事件，透過限制內地旅客訪港次

¹ 是項研究蒙下列項目支持：Hong Kong People's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 A Mixed-Method Longitudinal Study, South China Programme, HKIAPS, CUHK, Project No.: SS10365。

數來控制水貨活動(《頭條日報》，2015年3月11日)。

然而，只要稍作追查，即可發現反水貨客活動其實早已超出了水貨問題。在反水貨客示威者行動之時，那些並不屬於水貨客的一般大陸來者同樣受到衝擊(《蘋果日報》，2015年3月9日)。與此同時，部分反水貨示威者趁機高舉代表「城邦派」的「鳳凰龍獅旗」，借勢宣示自身的本土政治主張和追求²(《蘋果日報》，2015年3月2日)。這些舉動顯示反水貨客示威與近年日趨熾熱的中港矛盾結合，把中國大陸——包括政權和民眾——視作正在侵害香港的「他者」。其實，把大陸人視作他者並非近年才有的身分衝突。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譽為當代「經濟奇蹟」以來，「現代香港」對「落後中國」這種把大陸民眾視為「他者」的心態已在香港盛行(馬傑偉，2008；Mathews, Ma&Lui, 2008)，直教港人在認同本土和認同國族之間出現難以化解的張力(Fung, 2007; Ma&Fung, 2007)。事到如今，這些張力陸續浮面，成為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使今日港人如何理解自己 and 大陸，明顯起了重大變化(Chan, 2014)。

本文旨在跟進今日港人在身分認同上有何新的走向，透過搜查不同地區的香港市民對於近年的中港矛盾有何生活經驗和感受，指出今日港人怎樣繼續把中國大陸的人和事作視為「他者」，尤其是當中的「我一他」建構方式跟回歸前「現代香港」對「落後中國」二元思維有何異同。為了有效回答這些問題，現先闡述本文的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然後再以實例進行探討。

² 《「城邦派」源自陳雲的「城邦論」，其成員亦為陳雲的追隨者。

文化身分與「他者」

身分認同讓人可於不同文化及社會圈子，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所屬的生活群體(Bauman,1990)。可是，若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例必要以其他群體作為自己的「他者」，對照自身的文化特質和符號出來(Goffman,1968)。例如對於其他群體，人們常會貼上標籤甚或污名從而突顯自己群體的特質或優越感(Goffman,1968)。社會透過創造知識也常把部分群體界定為「不正常」或「病態」，據而釐定何謂「正常」以鞏固自己的生活秩序(Foucault,1977)。故此，「他者」實為流動的文化建構。就以「中國人」這個身分為例，同樣沒有固定的指涉，反而充滿內在變化。正如沈松僑(1997)指出，「中國」和「中華」這一類文化符號，源自晚清各門各派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由於在當時的形勢，這些知識分子力圖要把「朝廷」變為一個「民族國」，於是爭相展開何謂「中國」、何謂「中華民族」的大辯論。以其主要爭議來說，就包括了中國人應否包含滿族人在內，以至由梁啟超提出的「黃人」與「白人」之爭。由此可見，「中國人」這個身分其實於不同時空，因應不同目的，也有不同的「他者」和文化涵義。

就香港人這個身分來說，雖然不時都以「大陸人」作為主要「他者」，但另一方面，香港的社會發展也屢屢展現了對中國文化圈的熱忱和歸屬感。即使處於上一世紀的經濟奇蹟年代，香港人已出現了自己的身分認同，也見同樣產生充滿中華民族情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Vickers & Kan, 2003)。香港人或對中國共產黨有抗拒，但對華裔及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大都沒有反感 (Ma & Fung, 2007; Chan, 2014)。隨著大陸經濟崛起、香港主權移交、兩地交流日益頻繁，後九七香港人的國族身分認同明顯受到了新的衝擊。根據馬傑偉和馮應謙 (Ma & Fung, 2007; Fung, 2007) 的研究，後九七香港人繼續在情懷上認同「文化中國」之外，亦愈來愈功利地擁抱所謂的「經濟中國」——即把握由中國國力上升所帶來的商機，訴諸實利考慮來建立國族認同感。可是，「政治中國」(中國執政當局) 仍然屬於後九七香港人抗拒的對象。其後中港矛盾漸漸從政治層面蔓延到社區層面(諸如爭奪貨品、奶粉、床位、學位等)。結果，「經濟中國」漸漸使香港人感受不到其好處，反而面臨民生受損、日常秩序受侵、應有生活方式遭到破壞，導致由「經濟中國」和「文化中國」帶動的國族身分認同顯然已在今日香港一拼動搖起來 (陳智傑, 2015)。

研究方法及發現

本文所用的分析材料來自「香港文化指標計劃」³進行的焦點訪談。是項焦點訪談的主要目的乃是尋找受訪者的香港生活經驗，以及受訪者對一些社會議題有何看法，諸如：消費空間、社區重建、保育、居住環境、少數族裔、香港整體狀況等。雖然研究員在焦點訪談中並無刻意提出中港矛盾或大陸訪客作為討論焦點，但在不同組別中，許多受訪者都有主動提及自己對「大陸人」的觀感，以及覺得「大陸人」正在衝擊香港社會。從各受訪者的對話中，我們可以見到，不同社會經濟背景在香港居民對大陸人和中港矛盾的文化想像和生活經驗，跟回歸前那一套「現代香港」對「落後中國」的二元思維已有不應忽視的分別。從「港漂」⁴一組的焦點訪談，我們更可看見，「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亦有一些在身分上重要的可塑性。

綜合來說，本文提出，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文化想像，出現了以下三大轉向：一、「大陸人」經常出現在香港人的生活世界，成為香港人經常激烈談論的重大生活議題；二、「大陸人」不再落後，惟其經濟及社會影響力，於香港居民心中，成為了社會問題及道德風險的來源，並非單純如同跟官方宣傳所言，屬於難得的商機及發展機遇；三、即使中港兩地的人流互動日益增多，跨境生活經驗漸漸豐富，但這反而導致部分香港居民更加感到有風險，使得「香港人」和「大陸人」之間存在的文化隔膜，更難打破。

³ 是項計劃中的焦點訪談部分由李立峰教授、梁啓智博士、鄧鍵一先生、曾仲堅先生及筆者於2014年4至6月期間進行。我們抽取了居住於香港不同地區、來自不同階層、以及具不同社會文化特質的組別，就他們的香港生活經驗及對社會議題的看法，進行焦點訪談。訪談計劃及抽樣的詳情，請參閱梁啓智博士於同系列的文章。

⁴ 「港漂」在此是指，在香港求學及生活的年青大陸人。

香港生活經驗中的「大陸人」

是次焦點訪談的一大常見發現，就是不同的地區小組都有受訪者會把近年自己的社區生活問題及社會整體問題，跟「大陸人」拉上關係。例如，馬鞍山小組就有三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不希望自己社區多建酒店和商場，因為不想吸引大量「大陸人」前來光顧。屯門小組則有受訪者不滿區內有部分地方經常被大陸旅客佔據，以至九龍奧海城小組有受訪者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說普通話」的「族裔」影響。

香港人視「大陸人」為文化他者已非新鮮之事，惟在過往的情況，這個文化他者主要來自媒體經驗（諸如電視劇《網中人》中的「阿燦」，電影系列《表姐你好野》中的「表姐」、「表叔」），甚或部分香港人因要北上工作或生活的跨境經驗 (Matthew, Ma & Lui, 2008)。然而，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尤其是2003年大陸逐漸開放國內城市居民以個人身分來港旅遊開始，「大陸人」已是香港人在日常層次，經常都有面對面接觸的生活部分。有沒有「大陸人」出現也成為香港人在空間意識上，理解不同地區狀況的評論重點。例如，香港島太古城小組有受訪者「慶幸」自己的社區並非「大陸人」的旅遊熱點。另一名同組的受訪者則補充，最受「大陸人」影響的應是「新界」，「因為始終近啲」，其次為九龍，因為有「旺角」，最後為「影響無咁多」、「無傳媒講到咁大」的香港島。

然而，這並不是說，香港人的文化他者只有大陸人。例如，九龍奧海城小組有受訪者指出，不文明者不一定是「大陸人」也可以是外國人。與此同時，香港人對「大陸人」這個文化他者也不是毫無區分。例如，半山區小組有受訪指出自己的「鄰居就已經是一個國內人」，但「大陸人」也有不同的「質素」。這名受訪者甚至認為「大陸人」可以「upstream」(爬升)，可以容入香港，可以成為「香港人」，以至可以接近「外國」水平，特別是哪些能夠在香港生活、受香港教育的第二代「大陸人」。只不過，跟這名受訪者有相同講法的受訪者在是項焦點訪談研究終歸屬於少數。大部分受訪者總是認為「大陸人」為今日香港的首要威脅。

由發展機遇到社會風險

香港社會一直都在都市發展上追求士紳化(gentrification)，但許多受訪者把近年的士紳化狀況視為社會風險，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士紳化乃是由「大陸人」來港消費使然。例如，沙田私人樓宇小組的多名受訪者異口同聲地指，沙田的主要商場——沙田新城市廣場——已經「不是屬於我們住沙田的人」，就連整個沙田都變成「大陸人」的「旅遊區」，使得當地物價上漲、租金上升、旅客過多、人流過多、日常生活不便，甚至有受訪者嘆到「沙田已無一個地區給我們娛樂」。當這一組居民進而論及香港的樓市之時，他/她們亦都指責「大陸人」來港買房子，推高香港樓價，使香港基層人士無法解決居住問題，香港已在「大陸人」的衝擊之下「淪陷」。

此外，一些未經證實說法也成為了他/她們針對「大陸人」的共同話題。好像香港已有一些只是賣給「大陸人」的樓盤這一類的流言，可以成為掛在他/她們口邊的故事。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幾近恐慌的情緒在受訪的年青專業人士中最為強烈。例如：有一名屬於此一類別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樓市已無公平競爭，大陸人已把持了香港的樓市，他們的優勢根本來自他們是「土豪」，從「貪污」所得的「黑錢」，香港人根本「無得比」。由此可見，中共針對香港所施行的「功利國族主義」並無風行草偃之效(Ma & Fung, 2007)。雖然官方宣傳經常強調只要香港人認同中國，投入中國懷抱，中國的發展就能為香港帶來大量商機和市場，可是一般香港市民往往感受不到，亦不認同。相反大量南來的大陸人口反而令到香港人覺得自身的生活受到全面威脅，由日常用品到家居置業莫不處於下鋒。結果，更多的中港融合、更多的人流互通，只會導致更大的本土恐慌，更深的中港矛盾。

「港漂」的生活經驗

受訪者如何把「香港人」和「大陸人」視為兩極的對立也好，但在分析上仍有必要指出，現實是有其混雜的部分，香港人和大陸人之間總不是沒有自身變化，以及在相互關係上的變化。這個部分將從「港漂」的生活經驗作出一些初步探討，提供一些必須的補充。

在中港矛盾高漲之下，「港漂」在處境上應是最為尷尬的一群，既不屬於香港一方，也不屬於大陸一方，但又夾在其中，跟雙方都有聯繫。話雖如此，但在受訪者中有一名港漂，則以自己的生活經驗指出，中港關係其實一直默默在變，並以普通話為例，說明香港人在抗拒之同時，也在接受大陸事物：

「因為我來香港快要滿七年啦，我感覺香港是有變化的，我剛來去超市，很多人連聽普通話也聽不懂，現在就是去各個地方也可以去買東西啦。十年前，那批人來一定要說英文，這應該就是普通話的影響也是非常大。」

另一名港漂甚有同感並進而提及：

「當你說普通話，那個售貨員的表情、態度是尊重但有點怕怕的感覺。如果你用那種一聽就知道來自內地的廣東話，他的眼神簡直是嚇死人了，會有一種傲慢的態度，只是語言的改變。」

在這一名港漂的講話中，香港的售貨員對普通話變得如何「尊重但有點怕怕」？這一名港漂並無進一步描述。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大陸人已是主要的顧客，現時香港的售貨員務須成功把持這一批顧客來維持收入。這亦說明「經濟中國」確有其威力，即使香港人有抗拒，也得在功利層面上順迎「經濟中國」。同樣道理，只要香港的售貨員認為操不純正廣東話的大陸人有可能屬於不是顧客的新移民，香港的售貨員也可相當功利地「有一種傲慢的態度」。若這些揣測屬實的話，可見「功利國族主義」實有其危險的雙刃性。

何以主權移交已近20年，香港人視「大陸人」為他者仍是如此強烈？為何在中港兩地民眾交往日深、跨境生活經驗日多的前提下，「香港人」跟「大陸人」的文化二元對立還是如此活躍？以下一名港漂的講法可能有助我們看到一些重點：

「其實，我覺得香港對於內地那種恐慌、不知所措，在網上一直不斷增加，就以剛剛過去的國民教育來講，我是嚇了一跳的，為什麼大家對這件事有那麼大的反應。……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內心對內地的恐慌，沒有停止過，而且找不到解決的方案。……現在跟我玩得很好的一個香港朋友，她也會說內地人搶了她的名牌東西，因為排隊的都是內地人，她深深感受到內地的威脅。」

這名港漂指，香港人面對大陸人時「恐慌、不知所措」，頗能捕捉不少香港人面對中港融合和中港矛盾時的情緒。隨著華南經濟發展、香港跟大陸交流日多，香港已成為華南不少內地民眾的生活圈。訪港內地遊客人數大增、投資日多、使港人處於一個矛盾：生活空間都因「大陸人」大量出現而改變，而且改變的幅度和方向，已超出自己能夠承受或控制，自己的地方已不由自己作主。相反，大陸人可以反客為主，可以「買起」香港，尤其是象徵了經濟實力的「自由行」和在港投資的「強國人」。這難免令到香港人在意識上，也在行動上，出現愈來愈具排外主義的激烈自保。這就是說，「經濟中國」已令香港人不安多於認同，「大陸人」湧入已教香港人感到面臨風險多於獲得福祉，原本在身分認同上，好像Fung(2007)所言，一度傾向揉合的「香港人」和「中國人」，可能正重新對立起來。

結語

香港身分和中國身分的對立與融合視乎中港兩地如何繼續互動，因而中港兩地會否再次二元對立起來，在進行此類推測之時，仍要留意以下因素：

- 一、香港政府以至中國當局會否就中港矛盾作出政策回應？從焦點訪談所見，樓價、供港貨品、以至大陸旅客消費管理等民生議題，仍是讓香港人於生活經驗中對「大陸人」產生負面情緒的主因。如果政府當局能推出適切政策回應，又或者經濟情況逆轉、「大陸人」來港人數和次數不再大幅增長，那港人對「大陸人」不快的生活經驗，會否減少？若如是，這會否緩和中港矛盾以及由是而來的身分對立？
- 二、主張「香港人」要跟「中國人」保持界線的本土派，會否繼續發展為主流民意？雖然中港矛盾未有緩和，但「港獨」、「本土」等政治及文化主張，暫時仍是限於局部的社會抗爭，尚未成為香港政壇以至是主流民意中的顯要力量。而且，部分本土派人士有激進化的趨勢，以滋擾、衝突等手段進行反水貨客示威。這些都未必讓香港主流輿論認同，無法使「中港分家」的政治及文化主張大行其道。
- 三、香港如今跟中國大陸的交流日深，中港婚姻普遍，不少香港人亦有居於大陸的親屬，以及其他跟中國大陸的血緣和社會文化關係。要把中港的身分認同分家，少不免會衝擊這些人倫脈絡，惹來頗大的反對聲音。

總言之，本文嘗試說明的是，中港關係現已醞釀對立，甚而繼續撕裂下去，可是香港卻在當前苦於能否找到出路仍為未知之數。

參考資料

沈松僑。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

馬傑偉。2008。「從『現代香港』到『民主香港』的漫長過程」，王慧麟，馬家輝，梁文道(編)，《本土論述2008》，頁 101-105。香港：上書局。

陳智傑。2015。「愛恨交織的中港情意結：香港國族認同的許諾與失落」，本土論述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13-2014：中國因素：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頁115-124。台北：漫遊者。

《頭條日報》。2015。「內地組『吵架隊』反擊反水客」，3月11日。

《蘋果日報》。2015。「200人新城市反水客爆衝突」，2月16日。

《蘋果日報》。2015。「反水客示威33人被捕：元朗大混戰」，3月2日。

《蘋果日報》。2015。「逾百人罩人反水客打游擊：急撤上水、突襲屯門、夜攻尖嘴」，3月9日。

Bauman, Z. 1990.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Chan, C. K. 2014. 'China as "Other": Resistance to and ambivalence toward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s*, 2014(1): 25-34.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Fung, A. Y. H. 2007.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hybridising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10(3): 399-414.

Goffman, E. 1968.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London: Pelican.

Ma, E. K. W. & Fung, A. Y. H. 2007.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72-185.

Mathews, G., Ma E. K. W. & Lui T. L.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Vickers, E. & Kan, F. 2003. 'The Reeduca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4): 179-228.